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四

經濟編

君類

君德

後唐主昇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頰用鐵盞暑則寢於
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
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江南急務以肥瘠定
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
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唐主勤于聽政以夜繼晝
還自江都不復晏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

爲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內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于中外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

周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口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亨天祿旣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周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

其英武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
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爲治百
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
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
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
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
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
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
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徃徃寘之極刑雖素有
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寔寬登遐之日

遠邇哀慕焉。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宜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置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幾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

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畜，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金主雍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

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羖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十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

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
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即
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
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
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
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
死罪歲或十七人

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
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
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旣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曷時則爲警敵？今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以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王，乃城金陵，凡城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聖學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
亦外
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
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惟勤化
與心成則中道若性魯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
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
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
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
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
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

臣未聞典義。皆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二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

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臣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藉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

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英宗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

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凡華

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臣切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程頤論經筵事

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

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民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人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

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
主上方勿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
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
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
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
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
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
在先入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
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
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

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未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

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
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
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
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
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
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
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
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
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
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辯色則人昏而罷歸當令

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止。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

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至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盛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親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

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上太皇太后書

哲宗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

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
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
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
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
邪詔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
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
公著夢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
熟乳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
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
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

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孝宗宴講臣于祕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以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元學士承旨夔夔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
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夔夔取比干圖以進一日
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
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
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
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
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
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
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帝跡

唐德宗時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
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爲
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
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嬴秦德衰兼皇與
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
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
崇之獲矜能納詔之譏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
黜舊號以祇天戒德宗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文宗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大和文武至
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爲今水旱爲災恐非崇

飾徽稱之時。帝善之。辭不受。

南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

德運

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玉色尚黑。殷人用水德。玉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玉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

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秦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

王命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管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

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迺由契后稷修仁
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
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
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
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
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
鑕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
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
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
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

受命而帝者乎

漢司馬遷秦楚之際川表序

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擁衆欲有分割土
宇之意班彪時在囂處以囂所舉必見禍亂作王命
論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
得奮其劔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
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
於人事矣

班彪王命論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
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

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晉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四時數世。于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夔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攬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旣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旣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

餘元首
可嘉矣

貳、蓬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至于武皇、遂并
強吳、混一宇宙、靜漢末之交爭、皆司馬氏也、而推魏
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誅純臣、豈不惜哉、今若
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
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
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爲一日
之王矣、晉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
專總六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況暫制
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當陽
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鄂郢

以尊有德閭閻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于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况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自漢末鼎沸五六十一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于閭人受尊于微弱晉魏論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旣載彰明可知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

庚之徙亳，厲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何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

驅士女爲肉籬，指衣冠爲芻狗，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采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

皇

漢東百元
魏正陶論

頌德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禾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輯志器械一量同書文

省上平慎
除首

類文至此
極矣

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
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
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
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
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細人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
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
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
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
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
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

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釋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晉五帝丘
三王必平
李斯隨哉

是秦、政

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登琅邪臺刻石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
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
德并諸侯初一奉平隨壞城郭決通用防夷去險阻
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
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
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刻碑石
門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
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齊俗黔者齊莊羣臣誦

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愒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歲。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飭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爲寄猴。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

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條潔，人樂同
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
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登會稽山刻
石文

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
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稽曷蓄，非唯雨之，又潤
澤之，非唯濡之，汎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
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
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駉駉穆穆，君子之態，蓋聞
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
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囿，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

君與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鬻。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與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司馬相如
封禪書

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御并吞六國。遂稱平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騫起。翦恬貴。

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弗經。賈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釋。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憇。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

能享祚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隨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保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小補，王綱弛而未張。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

林遙集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

揚雄劇秦美新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郤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口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買誼過。

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小、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澆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

陛下螭螭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爍皇威
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緌以蓋天廓玄謨以
闢宇華官山藏玉堂海紉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拔足
崇長揖之賓吐食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輝下濟
仰翰雲禽俯躍魚魴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嶽以
接羣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
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輅良平鳳栖信布虎
據豪雄凌暴於外竒謨補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畢
効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
卷項藉灰分通虜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清天灑

狂塵以蕭地。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
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人
彌楫水沚。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輝。罔識所憑。
遠眺邇念。感物興哀。終懷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違千
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
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捭鋒咸陽之關。提鉞
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知所裁。

平陸陸雲
盛德頌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五

經濟編

君類

大計

漢王設壇場具禮拜韓信大將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士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考印刳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

其人非

共事非

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

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

江南亦皆歸逐其王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

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

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

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

自請討齊亦其本謀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

亦善則歸
其大信
信嘗不閉
運哉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秦王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

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
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
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
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
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
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
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

梁武帝時，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亡歸爾

朱榮劉貴先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
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
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
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
二各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
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
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
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
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

暗臣奸。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橫。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禮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吳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

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

師宜白夏秋畜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

北魏比部郎中王朴獻策

起兵

隋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衛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亦亡命太原素與世民有隙世民加意待之琮意乃安晉陽官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又逢

君子不相
得真可恨

八卷新集 卷五十五

五

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
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
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
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
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
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
上南巡江淮李密圍偃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
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
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
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

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
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署賓客淵不之知也
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
語或連日夜文靜微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
民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款
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
高君雅將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
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國事日非百姓
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
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

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視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

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往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坐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世鏗。武士彠。前勳。衛唐憲。弟儉。皆勸淵舉兵。時建成元吉皆

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官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勅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怵怵，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

謝安著
張孟可全
與世只

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
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乎賊專之可也
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
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
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紫紹
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軍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
護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
護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欲
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之
城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觀事使劉文靜與晉陽府司

馬劉正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
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
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
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
召之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興復

唐武后疾甚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
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
已謀誅之東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
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爲

奇妙

事若只此
四字可守

一豎所危將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
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
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
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
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
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爲羽林將軍委以
禁兵易之等疑懼焉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
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
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
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

太子是
也

見密陳國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管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暉曰御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

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已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太子。中宗復位。

宋高宗時，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募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禡天。

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
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
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
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既至。首捕
詠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
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
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徇。巡幸澤
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
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丞歸京師。以慰人

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覲。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

河根基
幸東南天
守事必不
矣是
以國
敵也

入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
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
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竒之
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
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
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
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
是其言

張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
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

令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滑認爲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

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
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旣絕、不可北歸、
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
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
不可、豈敢輒弃戍哉、元行省又欲弃廣之肇慶、府慶
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格、史澤之子也、

親征

後周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
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
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

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

宋真宗時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鑿。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

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

高宗時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前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燮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

八
松年請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請軍建康後宮。
白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
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
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
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
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
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
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
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
知鼎之有先見也。

廢立

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肯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

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
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
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衛姬殺王
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賓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
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
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
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
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
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

漢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
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元帝所不用霍光
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
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
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
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
少府樂成宗正德既知廣陵一貴不知用邑大臣不學無術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
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
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
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

立之光廼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貴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

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
來二十七日使者芻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
百三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
數進諫以過失使人薄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
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
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
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
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
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旣抱子五辟
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

于鄭縣丞孝出也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
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
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
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
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
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止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
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憑懸不在漢事起就乘輿副
車天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
驚怖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

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

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
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
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
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
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
高廟是爲孝宣皇帝

梁冀忌質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鳩帝苦煩
甚使促召李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
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
陛下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

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
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
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
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
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
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
訪公卿廣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承初以
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
日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
戒及伏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

最真親直並爲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詞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懼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節固獨與杜喬堅守持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旣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亮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

宋寧宗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皇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

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
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
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月墻
壁闕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
天墀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
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
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拜
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
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
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

乃即位。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勸進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晉惠公虜秦。晉國震駭。

呂卻之謀欲立子圍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
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
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

晉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廙在江南時劉曜

在并州段疋碑在冀州上表勸進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
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
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
重砥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
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
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

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整圖效社。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

任助

百辟勸進

今上覽

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后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

八
新
對
集
一
列
者
三
三
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
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
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
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晉王拜奉朝請周高上疏

八
編
類
纂